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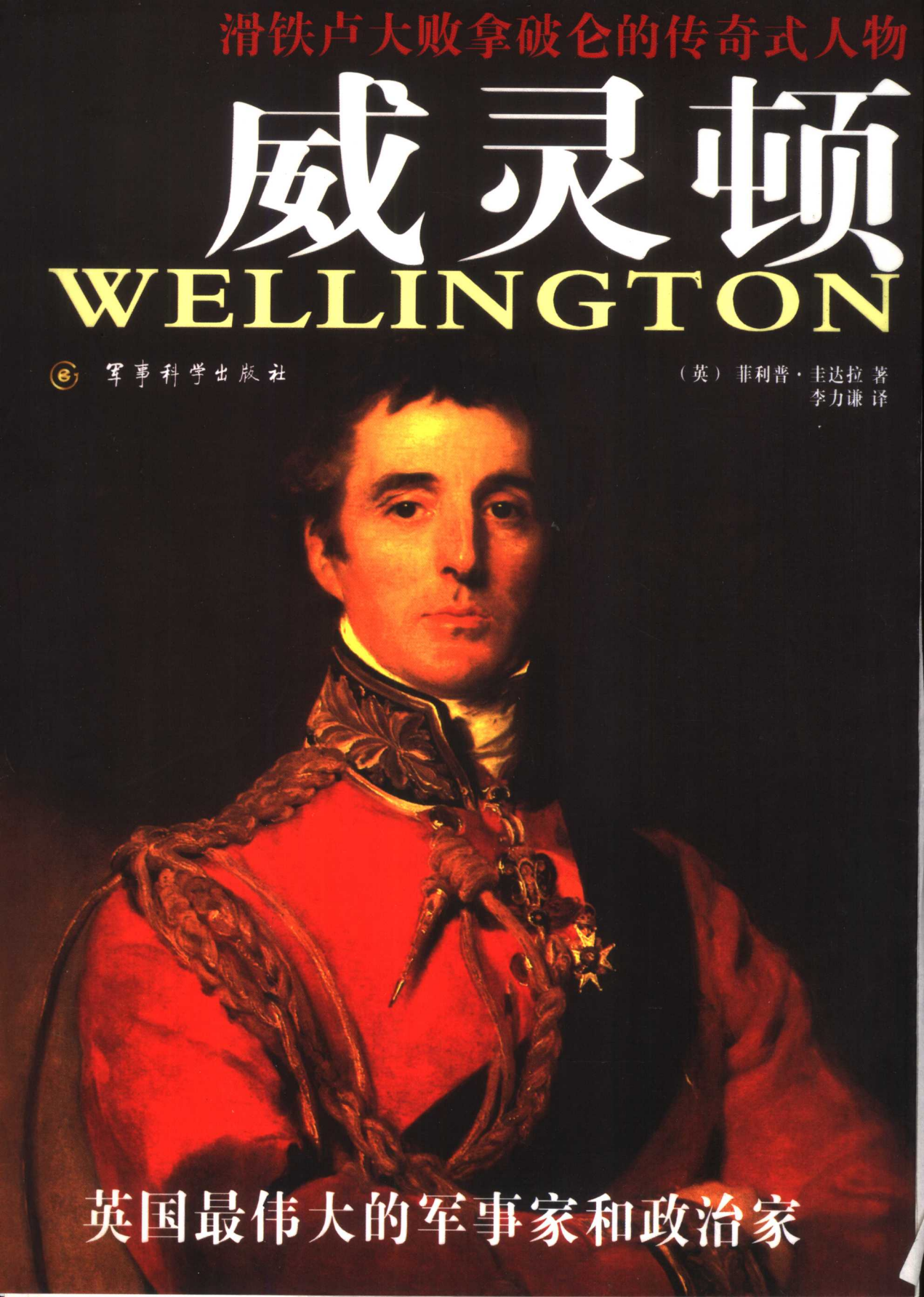
滑铁卢大败拿破仑的传奇式人物

威灵顿

WELLINGTON

军事科学出版社

(英) 菲利普·圭达拉 著
李力谦 译

A portrait of 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 in a red military uniform with gold braiding and medals. The background is dark.

英国最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威 灵 顿

[英] 菲利普·圭达拉著 李力谦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威灵顿/ (英) 菲利普·圭达拉著; 李力谦译.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6.5

ISBN 7 - 80137 - 956 - X

I. 威… II. ①菲… ②李… III. 威灵顿 (1769 ~ 1852) 一生平事迹 IV. K835.617 =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8359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 100091)
电话: (010) 628826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000 × 1400 毫米 B5
印张: 11.875, 彩图 16 面
字数: 427 千字

版次: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书号: ISBN 7 - 80137 - 956 - X/Z·006

定价: 36.00 元

责任编辑：张晓明

封面设计：曹庆霞



译者的话

威灵顿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 (1769 ~ 1852) 原姓韦斯利 (Wesley), 1798 年改姓韦尔斯利。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贵族家庭。和拿破仑同年出生, 同样选择了从军作为自己的职业。拿破仑在年轻时就显露出了超人的才华, 平步青云, 成为了法国的皇帝, 称雄欧洲; 而威灵顿年少时表现一般, 在伊顿辍学后 17 岁时只好当兵, 依靠购买到的军阶得以晋升。

威灵顿在去了印度之后初露锋芒, 在回到英国后担任过爱尔兰的首席部长。为了打击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 他在 1809 年率领部队登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连续打败了拿破仑的 6 个元帅, 1814 年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 在击败法国苏尔特元帅后进入图卢兹 (法国第三大城市, 现在是欧洲宇航中心)。

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发动百日政变后, 威灵顿作为盟军总司令, 与普鲁士布吕歇尔元帅联合作战, 在滑铁卢决战中短促和猛烈地击败法军, 彻底结束了拿破仑的命运。

威灵顿在此后作为占领军总司令与欧洲的君王们平起平坐, 参加了确定欧洲版图的维也纳会议, 神圣同盟的缔结和战争赔偿的安排。他在回到英国后加入了内阁, 于 1828 年成为首相, 在辞职后成了反对党领袖, 于 1834 年再度成为看守内阁首相, 外交部长。他长期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 创办了世界第一支警察部队, 在滑铁卢之后约 40 年的时间里一直活跃在世界舞台上。他是英国 19 世纪最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被维多利亚女王称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威灵顿酷爱音乐, 风度翩翩, 有“情郎”的绰号, 但从未出过丑闻。威灵顿在伦敦海德公园角的家曾被称为伦敦一号, 现在已经成了介绍英国历史遗产的重要博物馆之一。我在 2005 年七八月间重访英国时发现, 这座屋前的威灵顿骑马铜像和雄伟的凯旋门, 以及屋后巨大

的阿基里斯神像，已被修饰一新，看来在为 2012 年奥运会做准备的伦敦并没有忘记他们的老公爵。

本书的作者菲利普·圭达拉（Philip Guedalla, 1889 ~ 1944）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他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在牛津大学因成绩优异获得了奖学金，毕业后曾在伦敦作为律师执业，二战期间任空军少校。《威灵顿》这本书从威灵顿的父母开始，生动全面的描述了主人公的一生，再现了当年欧洲风雷激荡的峥嵘岁月，不仅有疆场上的血雨腥风、政治中的冲突摩擦，也有英雄暮年的几丝哀愁和寂寞。本书在 1931 年出版后广受欢迎，被多次重印，是此类著作中最优秀的一本。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离不开李钢林、李鹏青和黄大刚先生以及吕敏女士的支持和帮助，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便于阅读，我在本书中增加了一些注释和图片。我衷心希望读者能对本书中存在的任何缺陷给予批评指正（liliqiancn@sina.com）。

李力谦

前 言

有多少英国的街道、广场、纪念碑和场地在使用威灵顿的名字？威灵顿的封号现在已经成了城镇中，甚至是英帝国中的最常见名字之一。在他从鞋匠面前消失了多年之后，他的名字仍然在不断地被用来命名各种公路、学校、俱乐部、机构、方尖碑和旷野……他曾投下过巨大的身影，当时已经没有别的公爵可以出其右，全欧洲都曾是他的辖区。一度在威灵顿表示同意之前，没有任何法案能够生效。尽管这些显赫的荣誉依稀存在，但他本人却在被一点点地淡忘……怎么可能这样呢？

他一生的巨大成就已经衰变成了零星的片段，对他的记忆差不多只剩下了一场战争的胜利和一些逸闻趣事，这一切真是匪夷所思！他在印度的功业难免被忘却，这也许是后人的一种聪明的做法，在用沉默的态度来对待英一印之间的往事。但是在伊比利亚^①半岛上，自从英国远征军在葡萄牙的一个滩头登陆，到收复西班牙和胜利入侵拿破仑的法兰西，其间经历了漫长而辉煌的7年。这是向着胜利的坚定进军，他成功的征战不容忽视，这与他在英格兰忽起忽落的声望形成了巨大反差。一个善良的民族似乎更喜欢他们的英雄并非尽善尽美，在心中更愿意去固守一个恒久的立场或者去追寻一个渺茫的希望，而不是一场没有什么骑士气概的压倒性胜利。如果允许选择，人们总会去追忆那种在罗克兵站^②所体现出来的坚忍不拔，他们的英雄一定要具有约翰·摩尔爵士^③风格。根据这些情感标准作为尺度，威灵顿在西班牙的战绩简直是太成功了，令人难以置信。促成他半岛桂冠不断凋零的第二个因素是英国人以海洋为核心的传统，他们更喜欢附

① Iberian Peninsular，在欧洲西端，有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隔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相望。

② Rorke's Drift，在英国—祖鲁战争中，罗克兵站是英国人在南非那塔尔（Natal）省建立的一个据点。在英军于前一天在伊山德瓦那（Isandlwana）受挫后，139名英军在1879年1月22和23日在此防守，成功地抵挡了4000~5000祖鲁勇士的多次进攻。

③ Sir John Moore（1761~1809），陆军中将，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1779~1783）、法国革命中的科西嘉战争（1794），以及西印度（1796）、爱尔兰（1798）、荷兰（1799）、埃及（1801）、西西里和瑞典（1802）战争。他于1808年增援在西班牙的英军，后作为英军司令官曾进逼法军交通线，造成很大威胁。在被切断到葡萄牙的退路后，被迫从科卢那撤退，在反击作战时阵亡，但该反击确保了英军顺利登船离开。

和海军上将马汉的节拍，“让饱经风雨的舰队身处遥远的海洋，去主宰世界的命运；而伟大的陆军，还没有见过那里……”一个岛国民族总是希望蓝色海洋的历史能更加丰富多彩，有些过分强调了海权在决定战争胜负中的关键作用。尽管都是胜利，但是英国更愿意崇拜形象非常鲜明的纳尔逊^①，他在成功获得胜利的时刻还献出了生命。这些观点对陆军的将士们不公平，单靠海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实质上只有经过陆军的努力，才有可能赢得战争。

滑铁卢的命运如何呢？它当然不会被忘记。不过经历了法国人一个多世纪的肯定和对拿破仑不断增长的崇拜，似乎滑铁卢的胜利不是被威灵顿所赢得的，而是被拿破仑皇帝丢失的。自己有了和平条约^②的一代人不会对前辈们所缔结的和约印象太深，他们当时的和平年代对现今而言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尽管有时不妨再给上一瞥，读一读那些曾经使欧洲战火成功地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条文，回忆一下那个曾经赢得了各国的一致信任，手中握有决定战争赔偿全权的军人。

威灵顿随后的政治生涯和所产生的影响更加让人难以忘怀，尤其是他与辉格党人的交锋。英国劳动史基本上是由辉格党人书写的，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也离不开保皇党人。辉格党的历史学家们并不欣赏保皇党人的声誉，在他们看来，公爵是一个倔强的征服者，他在征战之后又全副戎装地登上了政坛。他们对威灵顿的民主信念忧心忡忡，恐怕他不信任人民。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他用了半生的时间投入到了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他不大可能认为同样性质的革命就恰巧对英国合适。他见过的太多了，纯粹算术基础上的民主对于公爵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也许让人惊讶，但民众在他的心目中并没有被罩上什么神圣的光环。在19世纪中，他所取得的全部成就被极力地缩小了；但是在20世纪中，他的成就也许又会被人们看重。

无论怎么说，他理应在英国历史上占有辉煌的一席之地。可惜在公爵死后的

① Nelson (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9岁时被任舰长的舅舅收养，12岁登舰服役并参加海战。1794年8月，在卡尔维战斗中失去右眼；1797年，在圣克鲁斯战斗中失去右臂；1797年，在圣维森特海战中俘获两艘敌舰，而被英王封为男爵；1798年8月，率英国分舰队在阿布基尔海战中大胜法国舰队；1799年，被派往那不勒斯，在当地因残酷迫害法国战俘及意大利共和政体拥护者而声誉受损；1801年，在波罗的海及哥本哈根作战时，任帕克上将所率分舰队副司令，不久出任英吉利海峡分舰队司令；1803~1805年，任地中海分舰队司令；1805年，以他非凡军事天才，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击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粉碎了拿破仑占领英国的企图，阵亡在此役胜利的最后时刻。

②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所签订的条约（如《凡尔赛和约》等）。

80多年以来，这里依旧是空白。虽然史蒂文森曾经为安德鲁·兰^①写过几篇连载，其他人也为公爵漫长的一生写过一些文章，但是在滑铁卢一篇之后，他们又总是踌躇不前，让公爵随后的故事变成了一连串的逸闻趣事。当小说家在用25万字来描写一个一无是处的人物时，我却在责无旁贷地追寻着威灵顿的全部足迹，在用75万字来刻画他。在他的事业中，他随时表现出来的理智如同一名有头脑的银行职员或一名善于动脑子的旅行商一样。他的通信被印刷了34卷，他的名望似乎已经在后辈人为了纪念他而印刷的大量文件中淹没了。我曾全力以赴地在大量的历史文献中搜寻本书所需的材料，使用了许多的手稿。这本书所选用的资料有2万多页，不过在此时，简洁最可贵。

当然，最丰富的文献宝库还是在阿普斯利宅邸。当代的威灵顿公爵非常慷慨地允许我使用了全部文献，这对我帮助很大。对于其他人所给予的各种帮助，对于允许我使用那些没有公布的数据、图画、其他的文件，以及其他各种协助，我要特别感谢：

威灵顿 (Wellington, K.G.) 公爵
比彻姆 (Beauchamp, K.G.) 伯爵
卡姆登 (Camden) 伯爵
朗福德 (Longford) 伯爵

高夫 (Gough) 女子爵
杰拉尔德·韦尔斯利
(Gerald Wellesley) 爵士
劳里·科尔 (Lowry Cole) 小姐
圭达拉先生 (F.M. Guedalla, Esq)

汉密尔顿先生 (C. Hamilton, Esq)
奥利佛先生 (G.A. Oliver Esq)

托马斯·萨德利尔先生
(Thomas U. Sadleir Esq)
维莱贝特 (M.G. de la Villebiot)
战争部 (Office of Arms)

阿普斯利宅邸的文件和肖像
沃默 (Walmer) 手稿
卡姆登 (Camden) 文件
威灵顿 - 帕克南 (Pakenham)
信函
帕克南 (Pakenham) 信息
莫宁顿 - 福蒂斯丘
(Fortescue) 信函
劳里·科尔 文件
威灵顿 - 佛林特 (Wellington -
Flint) 通信
海姆伍德 (Hamwood) 文件
韦尔斯利 - 戈登 (Wellesley -
Gordon) 通信
爱尔兰研究和信息
昂热 (Angers) 信息
莫宁顿宣言

^① Andrew's LANG, 出版商。

都柏林城堡 (Dublin Castle)

虽然表示了谢意，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依然如故。

由于许多地点能向文献一样传递信息，我尽量走访了一些公爵曾经到过的地方，作了一些实地考察。我不打算去弥补军事历史学家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可是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多次旅行让我对半岛更加熟悉了，让我有机会详尽地研究萨拉曼卡^①、塔拉韦拉^②、布尔戈斯^③、圣瓦塞斯提安^④和托里什韦德拉什一带^⑤的地形。同时，我也走访了一些不太知名的地点，例如公爵在昂热^⑥的学校和他早期在爱尔兰生活过的地方。K.G. 威灵顿公爵在阿普斯利宅邸对我的友好关照，使我能够在书中主人公的图书馆内完成筛选文件的大量工作。我同时也很感激杜罗^⑦侯爵夫人，她允许我参观了斯特拉特福德·塞伊^⑧；比彻姆伯爵^⑨也允许我详细地探究了沃默城堡^⑩。我还要特别感谢不断给予我各种帮助的杰拉尔德·韦尔斯利^⑪勋爵，他对我的写作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他不仅向我提供了一些尚未公开的文件，还让我实现了上述的那些访问，他甚至还亲自参加了几次。

尽管有很多材料是源于早期的阅读和旅行，不过我还是从1928年就开始写这本书了。从那时起，我失去了对其他事情的全部兴趣，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其他工作。我衷心感谢那些在此期间曾经和我有过交往的人们，特别是一位亲爱的人。

作 者

-
- ① Salamanca, 西班牙地名。
 - ② Talavera, 西班牙地名。
 - ③ Bergos, 西班牙地名。
 - ④ San Sebastian, 西班牙地名。
 - ⑤ lines of Torres Vedras, 葡萄牙地名。
 - ⑥ Angers, 法国地名。
 - ⑦ Douro, 杜罗河，流经葡萄牙和西班牙。
 - ⑧ Stratfield Saye, 威灵顿 在英国乡下的宅邸。
 - ⑨ Earl Beauchamp
 - ⑩ Walmer 城堡，威灵顿晚年居住的地方。
 - ⑪ Gerald Wellesley, 威灵顿家族的后人。



第一章 亚瑟·韦斯利的教育 (1)

伟人的荣誉应该以他们为
获得荣誉所采用的手段来衡量。

——拉罗什福科

第二章 英属印度部队的将军 (57)

红日东升，海水苦咸，他开战了……

——熙德之歌

第三章 都柏林城堡 (93)

爱尔兰的许多诡计之一是把它自己
缩小成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
斑点，然后在突然之间又变得
特别巨大，吓坏了我们。

——圣母玛丽亚

第四章 半岛 (122)

西班牙的动静不寻常，锁子甲和
头盔刺眼闪亮，在古老信念的
狂怒中，他们将重击我们的胸膛……

——罗兰歌谣

第五章 1815（滑铁卢） (202)

滑铁卢，滑铁卢，滑铁卢，竟如此糟糕！

《惩罚集》

第六章 占领 (230)

所有的国家都不会像他们的
恩人所预期的那样表示感谢。

——威灵顿致坎宁

第七章 内阁 (245)

一个伟人是什么？一个国家的部长吗？
一个胜利的将军吗？一个身穿温莎制服的
绅士吗？一个星光闪闪的陆军元帅吗？

第八章 首相 (282)

这个年纪的人显然是公爵。
他是欧洲的救星，一个完美的人，
有着钢铁一般的信念。

第九章 后卫行动 (311)

“对一个伟大的将军来说，什么
是最严峻的考验？”“是清楚在什么
时间撤退，并敢于撤退。”

——威灵顿

第十章 神化 (337)

谁都认识那个满头白发的人！

——威灵顿公爵的死亡赋词

第一章 亚瑟·韦斯利的教育

伟人的荣誉应该以他们为获得荣誉所采用的手段来衡量。

——拉罗什福科^①

居住在爱尔兰的英格兰贵族把自己称为特权阶级，他们给自己的孩子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每一次征服都带来了特权阶级，征服者总是倾向于让他们的胜利永久化，去占据社会的高层位置。罗马人^②不是欧洲的贵族吗？诺曼^③的入侵者变成了英格兰的贵族，盎格鲁-诺曼在爱尔兰也留下了同样的贵族。这些贵族通常都会被他们所统治的臣民同化和吸收，但是在那些宗教存在差异和不断发生反叛的地方，两者则会分开，还会形成彻底的分裂，让外族的征服者依然作为一个特权阶级而存在。这些特权阶级为了生存，必须保持贵族的地位。他们的高傲不仅是一种风度，更是一种生存所需。如果失去了一种邪恶的自傲，那么征服者将会消亡，淹没在臣民之中。诺曼人会变成英国人，盎格鲁-爱尔兰人会变成爱尔兰人，盎格鲁-印第安人会变成“土著人”。但是，在他们的自傲尚存之时，那一小撮人还会继续掌权。

① Francois de La Rochefoucauld (1613~1680)，法国作家。

② 罗马自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先后战胜拉丁同盟中的一些城市和伊特拉斯坎人等近邻，又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土著和希腊人的城邦，成为地中海西部的大国。罗马发动了3次布匿战争，在公元前146年征服了迦太基并使之成为罗马的一个行政省。公元前215年~前168年发动3次马其顿战争，征服马其顿并控制了整个希腊。又通过叙利亚战争和外交手段，控制了西亚的部分地区，建成一个横跨非洲、欧洲和亚洲，称霸地中海的大国。公元前54年和前55年，罗马将军朱略斯·恺撒两次入侵英国，均未成功。直到公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才成功占领不列颠。

③ 1066年，来自法国的诺曼征服也许是英国历史上的最著名事件。征服者威廉几乎没收了所有土地，将其分发给他的诺曼追随者。

世世代代在外国的孤立生活和对臣民的统辖，在不断地滋养着贵族。长期的上尊下卑是对上流举止的一种难得的教育和培养。盎格鲁-爱尔兰的豪绅们知道他们被许许多多爱尔兰人所仇视，但是这又会给征服者带来一些什么呢？这些沉默的敌视会让他们变得更加高傲。在18世纪后半叶，盎格鲁-爱尔兰的豪绅们是毫无疑问的大庄园主。英格兰的来访者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粗鲁的烤全牛场面。牛肉被分别放在14个大盘子中，然后被送上餐桌，主人们从白天到深夜一直在喝红酒。爵爷们拥有广阔而贫瘠的土地，他们常常在宏大但破旧的官邸内慷慨和粗俗地竭尽情谊。爱尔兰绅士们的身上大概还留下了一些野蛮的残迹，例如莱因斯特^①公爵在卡顿^②的客人会惊奇地发现，他们在梅努斯^③的小房子里被挤到了大门旁边；在高大的门廊后面，全家人一起吃早餐；不仅会端上巧克力、蜂蜜和一大桌子的热面包、冷面包、棕面包、白面包、绿面包，还有任何其他颜色的面包和蛋糕；可以听到法国号。在社会不同阶级中传来了一种吱吱的断裂声，如同在凡尔赛和法兰西一样。不过在这里还很安全，贵族们依然过着老爷般的生活，他们身上的区别仅仅在于贵族身份的不同而已。他们照样喝红酒，为了光荣的、虔诚的和不朽的回忆而干杯。他们依旧在比赛，在看斗鸡，在继续崇尚着荣誉，在离都柏林城堡不远的卢卡司咖啡馆后面进行决斗。那时的决斗甚至比现在的时尚还要流行，他们的对手们也都很有绅士气派。由于佃农的不断涌入，租金决不会下跌，爱尔兰的人口增长更让贵族们的租金收入水涨船高。另外，由于借钱不难，他们抵押了他们的未来，在最有绅士风度的游戏中分散了他们的巨大财产。他们无所顾忌地盖房子，让匀称优美的帕拉丁门廊出现在爱尔兰的每一个县。高大的窗户在俯瞰着沿湖边伸展出来的一行行绿树，还有一些方尖石塔在点缀着景致。那些用希腊式穹顶装扮的领地，都渗透出了古老的气息，与邻居的建筑相互攀比成了一项比赛马更有乐趣的竞争。欢乐的爵爷在他们雄伟的大厦前喝酒，享受着真正的贵族生活。

他们身上的一切贵族尊严都来自于奴隶制基础上的优越地位。即使在18世纪后期，当地的爱尔兰人也尚未完全脱离奴隶制。鞭打、刑罚和殴打，常常会让过路人感到心里难过，而这种难过有时也会变成怀疑。一名英国来访者写道，“爱尔兰的领主可以随便定下一条规矩，那里没有一个仆人、工人和佃农胆敢拒绝。毫无疑问，任何不敬重和失礼的举止都将会受到手杖和皮鞭的惩罚。如果说

① Leinster, 爱尔兰的一个县。

② Carton, 爱尔兰地名。

③ Maynooth, 爱尔兰地名。

把他打趴下，那就会言出必践，真让在那里的英国人瞠目结舌……”疑问越来越深，他甚至还看见，爱尔兰的一队小车被一名绅士的男仆用“鞭子赶到了路边的沟里，以便给他的车让开路”。一些劳工经纪人把一群群赤脚的山里人运到了英格兰去打工……在几年以后，亚瑟·杨^①也看到过“那些可怜的人们在说着一种被鄙视的语言，信仰着一种让人憎恶的宗教，被解除了一切武装。他们在很多场合甚至就是自由社会的奴隶”。一位爱尔兰总督曾写道：“在主人和主人的下属手里，那些爱尔兰穷人还不如黑人。”这就是悲惨的现实。

与这些爱尔兰人最相近的人群是棉田里的工人，他们在远隔 3000 英里之外的卡罗来纳^②州（美国）棉田里。在那里也生活着一小撮特权阶级。那些殖民者的白色大厦门廊在体现着南方的优雅，可以和爱尔兰乡下的宅邸媲美。同样的奴隶制度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有着同样的短视和缺陷。甚至连“爱尔兰乡下的打架和赌博，纨绔子弟喂养的一群半饥饿的凶残猎狗，身穿镶边的大衣，去一次次地赶集，去一场场地比赛、赌博、打架、酗酒、诅咒、争夺、运动，四处游荡，瞧不起诚实的劳动”，也都被密西西比的农场主一模一样地照搬过去了。看来在爱尔兰既有美国南方的垃圾，也有南方的精华。美国南方生活中的风俗都可以在爱尔兰乡下的小贵族身上找到根源。男人的圆帽上被镶了金边，他们白天去打猎，晚上去狂饮，第二天早上去打架。一名温和的批评家指出，爱尔兰的上层社会有着“奴隶主的各种恶劣特点。他们通过特权、种族、宗教和不可原谅的过错，与佃农形成了区别。他们是统治阶层，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民事权利。爱尔兰是个纯粹的奴隶制社会”。由于迫害会激发出更加强烈的信念，因此宗教迫害的火焰不能烧得太旺。1769 年爱尔兰的教士还没有丧失最后的激情，一个有思想的信徒还不太可能从他的兄弟信徒那里无休止地索取。尽管等级不那么明显了，但农奴仍然存在。尽管迫害几乎已经消失，但所遗留下来的不平等却依旧存在。奴隶制和奴隶主的高贵尊严也都留了下来，所谓的“新教徒的傲慢”依然如故，生来就是统治者的阶层绝不会轻易地放弃特权。在美国，同样的土壤也孕育出了华盛顿^③和李^④；大概他们在战争和国务活动之中所彰显出来的那些不屈的品质

① Arthur Young (1741 ~ 1820)，英国旅行家，作家。

② Carolina，美国南方的一个州。

③ George Washington (1732 年 2 月 22 日 ~ 1799 年 12 月 14 日)，乔治·华盛顿，美国第一任总统，将军，政治家，亦是美国人的国父，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任美军总司令，华盛顿之前的美国政府按《独立宣言》运作。

④ Charles Lee (1731 ~ 1782)，少将，华盛顿的助手，弗吉尼亚人。

不仅是来自于棉田，而且也来自于爱尔兰的弗吉尼亚绅士出身。

尽管贵族的生活已经很真实了，但爱尔兰对 18 世纪的生活，特别是对长久不衰的服装展示，依然兴趣很大。1769 年人们的生活都一样，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优雅的异性服装舞会的气氛。贵族的喜剧不仅限于舞台服装师所设计的假发和帽子，那些精心的演出也经常会让人落泪。都柏林是由舞会、宴会、意大利歌剧、慈善音乐会和画室自然形成的圈子。如果整个流行风潮有一点点不真实，那就是都柏林的气氛要更加兴盛一些，更像一个化装舞会。在都柏林高大明亮的舞台上，有一小群英国家庭在扮演着政府。这的确是一个轻松舒服的化装舞会，不太重要的人物都穿上了国家高官的服装，让人们印象深刻。那里是一个英格兰的翻版，有法院、法官、主教、上院和下院。舞台上的角色很多，大臣推搡着主事官，枢密院的官员在向周围的将军点头致意；四边都是主教，还有世袭的高级会计官，大男爵，收债官，以及各种头衔的贵族（无论有职位与否）；虽然职称是那么显赫，但是职位却不是很多；对律师而言，在爱尔兰出庭时有可能逃脱律师协会的监督；那些打算填补教堂职位的尊敬的教士们，可以在辽阔的教区任职，在缺少人气的教堂里祷告；这是爱尔兰化装舞会，是愉快的猜谜。这一切都在爱尔兰民众诚惶诚恐的冷漠注视之下，出现在了都柏林的舞台上。

1769 年的春天让都柏林又变了，在圣乔治海峡冰冷的蓝色海水旁，人们在爱尔兰看见了这座 18 世纪城市多了一些颇具异国情调的优美装饰。一户接一户装饰了大烛台和铁制的花饰窗格，还把大理石神像安放在许多壁炉台上，铁格子窗、椽口、廊柱都表明这里的确还是 18 世纪。漂亮的扇形窗和一对半露的壁柱，在经过喷刷之后与墙壁上的精巧花线以及一尊尊竖立在墙头上的花瓮，遥相呼应。吊灯下闪烁的无数棱镜在挥洒着赞许的光辉，天花板上面都用灰泥巧妙地绘制了精美神话。尽管其他的一些都市还在徘徊，但是河岸旁的都柏林却被装扮得十分动人，仿佛正在含情脉脉地倾诉着 18 世纪最后的迷人絮语。威尔克斯^① 先生的支持者们杂乱的脚步曾引起过一些危险的震撼，但世纪的脉搏仍在伦敦坚定地跳动着。在老国王^② 的巴黎，它的跳动变得虚弱了；汤森德^③ 先生聪明的茶

① John Wilkes (1727 ~ 1797)，英国政治家和鼓动家。

② Louis XV (1710 ~ 1774)，路易十五，1715 ~ 1774 年为法国国王，领导法国进行了 1740 ~ 1748 年的继承战争，1756 ~ 1763 年的七年战争，在开始统治时期深受爱戴，但由于没有能力对法国王室改革，在欧洲实行绥靖政策，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死时成为最不受欢迎的国王。

③ Townshend (1725 ~ 1767)，英国政治家，在 1766 年之后任英国财政部长。为了增加税收在 1767 年 6 月通过了《汤森德法案》，引起了殖民地的极大不满。

叶税，也在波士顿引发了轩然大波。波士顿的叛乱者和米德尔塞克斯郡的选举人都不值得信赖，不过18世纪大概不会持续到永远。都柏林最后又会怎么样呢？无论别的地方前景多么暗淡，但是在爱尔兰却绝对不可能，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同意。他们漂亮的门柱会拦住去路，他们雕刻的天使会摇头拒绝，会用手中的大理石权杖排斥所有的猜疑和狂想，让一切都复归原位。在都柏林的柱廊后面一直都是18世纪，没有任何变化。罗马花神^①的祭坛继续香云缭绕，罗马谷神^②在继续丰收，恩底弥翁^③也继续安睡……

降生在都柏林很不容易。那里的人们还要继续生活，还要脱离18世纪。沃波尔^④先生在几年之前曾经对皮特^⑤的妹妹安说：“我们的精神、智慧和诗歌不是都来自都柏林吗？”在1769年一个春天的夜晚，皇家贵妇们在城堡的烛光下款待了汤森德爵士，先生们严肃地讨论着准备向爱尔兰下院提交的年金名单。大概政治是不应该带有什么成见的，可是连沃波尔先生也在尖酸地发问：“祷告吧，先生们，现在爱尔兰的德行能卖什么价钱？”有官职的人在等候着补缺，有年金的人在支出着年金。在都柏林城外的灰暗乡下，领主们在收租金。不过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搅扰了深山的平静。鬼魅般的身影在放火焚烧边远的房屋，在割断牛脚腕，在割下新教徒的耳朵。正像爱尔兰风笛所吹奏的那样，他们是一些戴白帽子的小伙子……不同的阶级和行业正在爆发出反叛的怒火，也引来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枪声。不过都柏林依然如故，女士们还在塞克威尔^⑥街上饮茶，先生们还在

① Flora，罗马的花神和生产女神每年4月28日到5月1日期间被欢快和放肆地庆祝。

② Ceres，罗马的谷物女神，每年庆祝日是4月19日。

③ Endymion 是一个俊美的青年男人，为塞勒涅月神（Selene）所爱，在年轻时一直沉睡。

④ Walpole，罗伯特·沃波尔（1676~1745），奥尔福德伯爵，辉格党人，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首相，在乔治一世和二世时期（1721~1742）出任首相。

英国辉格党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政党，1679~1680年间为反对约克公爵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而成立。“辉格”（Whigs）的全称是“Whiggamores”（意为“好斗的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一词的缩语，于1714年之后长期支配英国政治，通过捍卫包括有限君主制和议会重要性在内的“1688年原则”而获得不少支持。辉格党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政党，不如说是大致遵循上述原则的各种信仰的综合体，该党大部分领导人都是依靠政治庇护在议会内结成家族集团的大地主。辉格党获得了金融界和商业阶层中许多人的支持，18世纪末期辉格党势力逐渐衰退，19世纪中期开始成为新崛起的自由党的主要力量。

⑤ Pitt，威廉·皮特——查塔姆伯爵（1708~1778），老皮特，辉格党人，英法“七年战争”中的战略家，1766~1768年任首相。

⑥ Sackville